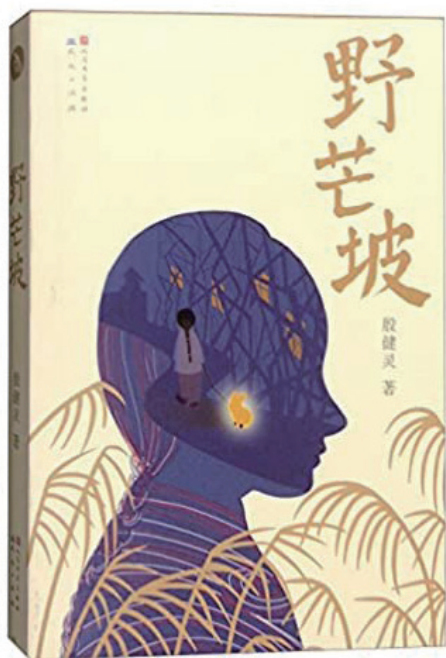


藝術之光與永恆之光

— 評殷健靈小說《野芒坡》

■ 石衡潭

中國社科院宗教所



摘要：殷健靈的長篇小說《野芒坡》描寫了一個窮苦而又孤單的孩子在土山灣孤兒院成長為一個藝術追求者的故事，寫出了他內心從痛苦、迷茫到逐漸清晰的豐富感受，寫出了修士們在困境中對信仰的堅持和對每個幼小靈魂的關愛，復活了一段被人們遺忘的歷史。遺憾的是：作為一個世俗作家，她看到更多的是藝術本身的魅力，而不是看到神聖的吸引；是人的需要與努力，而不是神的呼召與差遣。

關鍵詞：土山灣；天主教；藝術之光；永恆之光

一、獨特神奇的所在

土山灣，曾經是中國近現代史上的一個獨特神奇的所在。它地處偏僻，環境荒涼，卻因為有天主教創辦的孤兒院、工藝廠、繪畫館、印刷所、藏書樓而聞名遐邇，影響深遠。就繪畫而言，這裡的繪畫館被譽為「中國西洋畫的搖籃」，從這裡走出了張充仁、徐詠青、徐寶慶、任伯年等蜚聲中外的大家，徐悲鴻、劉海粟等巨匠也間接地受教於土山灣繪畫館。早在1915年美國三藩市舉辦的「巴拿馬—太平洋國際博覽會」上，土山灣的展品有19件獲獎，其中土山灣畫館繪製的徐光啟、利瑪竇等人的4幅水彩畫，還有以中國著名的86座寶塔為原型的木雕百塔，引發「中國熱」……

可是，這一切都被歷史塵封，淹沒，直到近些年，人們才發現它的存在。有一位作家，她在這中西合璧的繪畫作品中，美輪美奐的彩繪玻璃、大型木雕中，看到了一個個鮮活的人物，聽到了一顆顆心靈的脈動。這就是上海作家殷健靈，她給自己的小說取了一個富有詩意的名字《野芒坡》。

二、神聖的看顧與引領

《野芒坡》選取了幼安這個窮苦而又孤單的孩子，不僅表現他的人生傳奇，更是表現一個孩子在黑暗中尋找光亮、追尋自我的心靈歷程。「我在繪畫裡找到了我的心，我不想讓我的心死去……」

幼安的母親因生他而大出血去世，他的生日也是母親的祭日。啞巴父親和後來的繼母把他當

作了剋星，他唯一的歡樂和安慰是那在遠在南匯縣的外婆，在那裡渡過的元宵節和外婆親手為他紮的那隻兔子燈是他最溫暖的回憶。這是那個年代，許多窮孩子最平常的生活和命運。

後來，生活還發生了種種的變故，令他在黑暗中越陷越深，同時，也讓黑暗中的他不斷尋找出路。有一天他離家出走，不知不覺地走到了一座教堂跟前，高大的正門上有一塊石匾，上面刻著一行字：你們是世上的光。從此，他走上了一條新的道路。

儘管作品中的幼安只是一個藝術的追求者、他追尋的是藝術之光，作家本人也是這樣來定位他，作者也不是一個基督徒，但還是不自覺地寫出了基督對幼安的引領。

聖母院的卡米爾嬷嬷和老院長艾瑪嬷嬷的表情裡都有一種說不出的端莊和慈愛，冬天，艾瑪嬷嬷還將他冰冷的腳放在自己懷裡溫暖，讓幼安想起自己的外婆。還有那總愛笑的女孩卓米豆，她也成為幼安孤獨童年中的伙伴。

對幼安影響最大的還是野芒坡孤兒院中的若瑟。若瑟的父親是愛爾蘭人，在江海關稅局工作，母親在他三歲時就患病去世了，他患了小兒麻痺症，雖然倖存下來，腿卻成了殘疾，父親疏於照顧他，就把他送到了野芒坡。孤兒院的葛立豐修士對他很嚴苛，常常為了衣服髒了等小事而罰他站立，幼安和菊生都為他鳴不平，他卻說：「葛修士對我嚴厲，是為了我好。我帶著罪惡來到這個世界上，葛修士是為了洗盡我的罪惡。」

幼安問他為什麼要這樣逆來順受，若瑟說：「哪怕全世界的人都恨你，都相信你壞，只要你問心無愧，你依然可以保持純潔，依然可以有朋友。」幼安繼續問他怎麼做到的，若瑟把他帶到了教堂，這個若瑟經常來禱告的地方。「你問我是怎麼做到的，就是因為我經常來這裡，和上帝對話。說心裡的一切，不能告訴別人的話，都會跟他說。我做了錯事，也會向他懺悔，他給我改過自新的力量。」雖然幼安還似懂非懂，但若瑟給他打開了一扇通向天國的窗戶。

「幼安和菊生都是懵懵懂懂，不知道自己想

幹什麼，只有若瑟是清楚的，他說他要學習印刷，因為他想做一個『傳播者』，『將主的福音傳播出去，蔭庇天下人』。」

修道士的群體在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幼安等人的生活和靈魂。富有情趣的樂隊指揮艾爾嘉修士，說一不二的劉振山修士，一絲不苟的葛立豐修士，還有對孩子們滿含慈愛的安仁齋院長。「在他所在的土地上，隨時都可能醞釀和爆發『扶清滅洋』排斥外國傳教士的暴力運動，他卻常常忘記身處危險之中。他對上帝的信仰替代了一切，充斥了他整個靈魂。他沒有對自己承認的是，是他愛野芒坡的孩子甚至可能超過愛上帝。是這些孤單可憐、莽撞又善解人意的孩子，激起了他潛藏的父愛，他希望讓無家可歸的孩子們找到心靈的家園，並且獲得真正的精神的皈依。」這段話代表了作者對一名修士行為和情感的世俗理解，其實，愛神和愛人是一體之兩面，當然，愛神是基石，而愛人是愛神的真實體現。正如傳教士戴德生所說：「我若有千磅英金，中國可以全數支取；我若有千條性命，絕對不留下一條不給中國。不是為中國，是為基督。」中國人對前兩句記得很熟，卻往往忘了後一句。最後，在一次意外的大火中，安仁齋為了救孩子們，從樓梯上摔下，傷了肩膀，不久去世，而二百多孩子得以逃生。

安仁齋在離世之前，還為幼安精心安排了未來的路——讓他免費去意大利佩魯賈美術學院留學。他在給幼安的信中說：「儘管我曾經為你對上帝的不敬感到不安和憤怒，但是，可憐的孩子，我不能勉強你，正如我不能勉強每一個人——願寬容的主憐憫你。」

教會會長在安仁齋追思彌撒上的話對他的一生做了很好的總結：「他是最偉大的人。他一手創辦的野芒坡，不僅拯救了孤兒們的肉身，更拯救了他們的靈魂，他不是施捨，而是教給他們技能，讓他們成為一個獨立的有尊嚴的人，真正獲得立身和謀生的資本。他的耐心和精妙、無與倫比的智慧，讓野芒坡成為遠東地區的一個神話。」當然，作者似乎還未理解靈魂得救的真正含義，不只是在此世獨立有尊嚴，更是在永恆中與主同在。

三、人文的內核與光芒

作者把幼安定位元為藝術家，她的目標是寫一個藝術家心靈的成長與塑造，用德國作家黑塞的話來說就是：「人人都在奔向自己的目的地，試圖躍出深淵。我們可以彼此理解，然而能解讀自己的人只有自己。」所以，一切都從這個角度考慮與著筆，包括她對一些神聖事物的描寫，對修士及其他人物心理的刻畫都免不了帶有人文色彩。

如作者寫安仁齋讓畫家劉振山破格收幼安為徒。

當時，安仁齋的決定遭到了葛修士的堅決反對，他憤然說：「現在說的是規矩，規矩！訂立規矩的人，現在卻帶頭破壞規矩。」安仁齋安然道：「可是，規矩是人定的，規矩不是真理，規矩更應該合乎人性。」「這個叫幼安的男孩讓我發現了規矩不合乎人性的地方，我們可以改規矩，規矩本身就是人定的，它應該順應實際情況。」顯然，在這裡，人性成為了最高依據。這是作者憑著人文主義思路的必然結果。而作為一名神父，遇到問題的時候，最先的考慮不是符合不符合人性，而是有沒有聖經的依據。在聖經中，耶穌就反對猶太人死守他們關於安息日的清規戒律，因為它們不是出自聖經，而是人根據自己的想法設立的。耶穌基督才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的真正目的是讓人從工作、勞碌、疾病中得釋放，享受真正的安息。所以，在安息日醫治病人不是違背安息日，而是安息日精神的真正體現。神的心意和聖經的教導才是最終應遵循的原則。

又如作者寫若瑟之死。

若瑟死於霍亂，在彌留之際，他托葛修士把幼安和菊生叫到了跟前，他說：「只有當我們心無定所的時候，才會真正死去。所以，真的不必為我傷心。即便我的身體死了，我們還是會在一起的。」

幼安和作者對若瑟的遺言做了另外一番理解。隨後，幼安走進教堂，來到耶穌像前，學著禱告。「他試圖讓自己靜下心來……可是，他無法做到。他無法聽見上帝的對話，更無法讓自己眼觀

鼻、鼻觀心，虔誠地祈禱。他只有一個強烈的感覺，自己所有的感官都在踏入教堂的一瞬間活泛起來，他的視覺、嗅覺和觸覺每時每刻都被這裡的一切吸引，唯獨不是上帝。」

若瑟和安仁齋都希望幼安用心靈的眼睛看到永恆之光，但幼安始終只感受到藝術之光、美之光。「我的心覺察到，感召我的不是上帝的力量，而是……美。對，神父，是美！是藝術創造的美讓我的心靈戰慄、震動、安寧、是它讓我不安的心有了家，並且願意竭盡生命為它求索。神父，能解救我不安的心，不是看不見的上帝……上帝愛眾生，但是那麼多人的苦難他看不到，他不是萬能的……」

安仁齋叫他住口，說這樣想是危險的，有罪的，但他並不能阻止這個孩子這樣想，他只能用胸前畫十字來為他求得上帝的寬恕。最後，安仁齋不得不承認：「我從你身上看到過我自己年少時的樣子。所不同的是，我們在不同的地方找到了寄托……」

「在不同的地方找到寄托」，顯然，作者對這種解決方案是認同的。她繼續通過安仁齋的口闡述了藝術之美和它動人心魄之處。「真正的雕塑是心靈之作。無言無語，可是偉大的雕塑家卻可以賦予石頭和泥土永恆的思想！就像你崇敬的米開朗基羅，他的雕塑作品，是他痛苦心靈的產物。他苦惱的一生，悲苦而高貴的心靈，他把一切都刻進了他的作品。他所有的作品，都迸發著人性的熱情和力量，他是人的精神的膜拜者。」「如果能將東西方的藝術相融合，就會創造出更加不可思議的美，它可以讓所有人的靈魂達成溝通，這是藝術最偉大的地方……」這些話真不像出自於一位神父之口，而像是一位世俗的藝術批評家所說的。它所強調的是人歡樂與痛苦的交集、人與人之間心靈的溝通，而不在于靈魂所朝的方向、所去的位置。

四、神聖的光芒

作為一個世俗人文作家，能夠復活一顆顆激蕩的靈魂、一個個生動的場景，讓我們感知歷史

的豐富與厚重，已經非常不容易了。這是回眸往昔時的一聲驚歎、一個感喟。作者殷健靈說：「在寫作時，我曾為筆下的人物揪心感動。他們如此微渺，但作為個體，他們又都是一個個寬廣豐厚的世界。我著迷於這些個由無限廣袤和幽邃的心靈建構的世界。」

黑塞說：「每個人的生命都是通向自我的征途。」這句話是理解主人公幼安的一種方式，但是，還應該有另外的方式。對此，作者還是持開放的態度。最後，幼安雕出了外婆的雕像，她笑眼彎彎，卻掩不住眼神裡的憂愁。這就是典型中國人的表情和人生寫照。小說末尾部分也寫到了幼安所聽到的唱詩班男童的歌聲：

安靜的夜啊，
神聖的夜，
所有的平靜都是亮光，
聖母和聖嬰守護著你，
愛的純光照耀你的臉龐……
幼安不由得跟著他們，也輕聲哼唱起來。

這才是神聖的光芒、永恆的光芒、希望之所在、盼望之所在。

「各樣美善的恩賜，和各樣全備的賞賜，都是從上頭來的。從眾光之父那裡降下來的。在他並沒有改變，也沒有轉動的影兒。」（《雅各書》1:17）

**Light of Art and Light of Eternity
-- Comment on Yin Jianling's Novel "The Wild Slope"**

Shi Hengtian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The novel of YanJianLing "The wild slope" describes a poor and lonely child grow up in Tou-se-we orphanage as a pursuer of art, wrote his heart from pain and confusion to gradually clear the rich experience, write out the monks of faith in trouble and the care for every young soul, raised a forgotten history. It is a pity that, as a secular writer, she sees art more in its own right than in its divine appeal; It is human need and effort, not God's calling and sending.

Key Words: Tou-se-we Orphanage, Catholic, art light, eternal light